



▲上世紀 50 年代初，父親和我兄弟倆合影。

小時候，對祖父和父親的記憶是模糊的，似乎只是遙不可及的定位——祖父在南洋，父親在四川。他們一個在福清的東南邊，一個在福清的西北邊，而祇有祖母、母親帶着我們幾個孩子守在家裏邊。

我們家住福清漁溪鎮上鄭村。上鄭又稱定山，全村 90% 以上是鄭姓人家。據族譜記載，上鄭鄭氏是莆田“南湖三先生”的後裔，早在南宋末年就從莆田桃園裏遷到現住地。經過歷代先祖滄桑砥礪，艱苦創業，上鄭鄭氏終成漁溪鎮一大望族，現僑居印尼的著名僑領鄭年錦就是我村宗親。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政府腐敗無能，軍閥連年混戰，福清掀起了漂洋過海到南洋謀生的浪潮。

我的祖父鄭世苗為了養活他的母親和 4 個兒女，也在 1929 年隨宗親背井離鄉，坐了近一個月的輪船，幾經輾轉，南下印尼。

我從未見過祖父，對祖父的了解，大多停留在祖母的口述中。據祖母回憶，民國丁醜年（1937 年），靠販賣布匹賺點小錢的祖父曾回鄉一次，在祖厝旁建了一間偏房，同時購置了幾畝田地，並出資修繕鄉祠宗廟，全家生活有了前所未有的改善。

但不知祖母當時是否知道，那一次相聚，竟是祖父與她的“道別”。回鄉不久，祖父又遠涉重洋，再去了印尼，在萬隆娶妻定居，生了三男二女。

## 鄭家男兒

文鄭群

此後祖母便再未相見，個中感受，記憶中，祖母從未提及。

### 二

20 世紀 80 年代初，祖父的孩子們都步入了中年，我的南洋大姑來福清探親。當大姑用拗口的福清方言喊着“媽媽”時，年邁的祖母嘴唇翕動，眼淚朦朧，緊緊握住了姑姑雙手。

此後，我也在 1994 年到過印尼考察旅遊，探望了住在萬隆和雅加達的親人。萬隆的幾家親人都住在大明街附近，姑丈在大明街開有一家布店，街上許多商鋪老板都是福清籍華裔，用福清方言就能和他們交流溝通，即使身在異國，也能感受到濃濃的鄉情。

印尼之行，其實不單是旅遊觀光，那次經歷對我而言意義非凡。親人們帶我去了萬隆東郊，祖父就葬在那裏的芝加律公墓。這是我從小到大第一次與祖父距離那麼近，雖然我們從未見過，甚至相隔萬裏，但真正面對祖父的陵墓時，心情卻無比複雜激動。

老家和南洋的聯系隨後越來越頻繁，本世紀初到 2019 年全球疫情暴發前，在印尼萬隆福華理事會任職的姑丈曾多次率隊帶領印尼華裔青少年回國參加“中國尋根之旅”夏（冬）令營，幫助華裔新生代實地了解家鄉的風土人情。其間，姑丈會帶着姑姑一起回鄉，姑姑和母親親昵相伴，其樂融融。

幾十年來，看着家族長輩們來來往往，難免感觸深切，不管是印尼的親人，還是漁溪的家人，其實都是福清

人，都有相同的血脈，相同的語言，這份聯系是無論如何都割捨不斷的。

### 三

在祖父重返南洋的第二年，時年 17 歲的父親鄭欽也循着祖父走過的路到過印尼，在印尼停留半年後，父親還是選擇了回國。

相比于祖父迫於生計出國謀生，父親有更高的理想追求，面臨着更多的人生考驗。回國後，父親走上求學之路，到莆田哲理中學讀高中，和許多福清籍學生一塊寄宿在我外祖母家中。在外祖母的照料下，父親考上暨南大學。抗戰時期，暨南大學從上海遷到福建建陽，抗戰勝利後又復遷上海。當時，上海學生運動如火如荼，父親在暨南大學地下黨組織負責人楊前康（漁溪後厝村人）介紹下參加地下工作，並加入共產黨。

在上海執行任務時，父親暴露了身份，被國民黨特務追捕，他祇好潛回漁溪老家，沒想到國民黨漁溪警署接到上峰指令，也準備捕捉父親。幸運的是，父親在警署上班的同學，迅速向父親通報消息，父親連夜逃到南辛塘（現馬祖島）老鄉處，才躲過一劫。後來，父親從南辛塘返回上海，家中留下祖母和母親一對柔弱女子擔驚受怕，度日如年。

### 四

隨着上海的解放，父親總算平安無事，他加入了上海軍管會，並在鹽管局工作。當時上海在籌備南下服務團，急于想和家人團圓的父親，一聽到消息隨之報了名。沒想到卻遲了一步，南下服務團已于 1949 年 7 月 19 日出發。剛好上海赴西南服務團的隊伍正在組建，陰陽差錯就把父親的名字劃在西南服務團的名單上。

一字之差，天壤之別。但父親還是選擇放棄上海的工作，以組織安排為重，在 1949 年 7 月 24 日到南京參加西南服務團集訓，10 月 1 日隨大隊出發，經過近 8000 公里的長途跋涉，來到四川樂山。

他性格耿直，為此走了不少“彎路”。1957 年，時任樂山專署商業局局長的父親，被下放到峨眉縣糧食局工作，一去就是 20 多年。直到 1979 年，父親受到的不公正處理被予以糾正，以縣處級領導待遇離休回家，我們一家才在闊別 30 年後得以團聚。

有一件事讓我記憶猶新，當我到福州火車站取托運回來的行李時，發現父親竟然把三四十斤重的煤炭爐也

托運帶回。我當時說，這破爛東西扔了都沒人要，他淡淡回答，這是他自己親手做的，丟掉可惜了。我們都沒想到，父親在四川的日子竟然也如此艱辛不易。

往事已成空，父親在老家平平淡淡談了 20 多年，最終在叨念着“郎官渡的船到了，我要回四川”的夢囈中去世。郎官渡是福清著名的古渡口，家鄉傳說，老人逝去時都會夢到郎官渡的船來接他。而四川是父親一輩子為之奮鬥的地方，在那裏他歷經了太多的酸甜苦辣。

### 五

從我記事開始，祖父就背着養家糊口的重擔遠赴重洋，父親一直負着保家衛國的使命奔走各方，鄭家的男兒總是常年在外。至於家裏的一切，都是婦女在打點。

我的祖母，18 歲與祖父成家，祖父出國後，她既要操勞家務，又要下地幹活，總是天未亮就起床，煮飯、洗衣，忙得團團轉。每到我們吃飯時，她又跑去喂雞、喂鴨、喂豬，一直忙到我們吃完飯，她才匆匆吃幾口又幹活去了。這習慣，祖母一直堅持到她不能下地幹活為止。

我的母親，19 歲就來到漁溪。父親高中寄宿在外祖母家時，外祖母靠着在新加坡謀生的外公時斷時續的匯款，以及為學生洗衣做飯的傭金培養 6 個子女讀書。後來，新加坡為日本所攻陷，外公的匯款斷了。時讀高中二年，作為長女的母親，祇好輟學到仙游一所小學當教師，後在父親的介紹安

排下漁溪定山小學任教直至退休。母親姓林，鄉鄰們尊之為“林老師”，這稱呼在鄉親口中似乎是一種品牌、一個象徵。幾十年如一日，母親都守在漁溪，為人善良，教學有方，陪伴了村裏一代又一代兒童的成長。母親逝世時，許多白發蒼蒼的學生都主動來送她一程，那場面我至今難忘。

為了把我和兄弟三人拉扯大，祖母與母親總是日復一日地操勞。不過我們三兄弟從小就懂事，後來也有了不錯的事業，沒辜負這份養育之恩。尤其是畢生追求中醫藥發展的大哥鄭敏，1994 年就獲享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如今年近八十仍在以他名字命名的國家級工作室帶學生傳道授業……

恍惚之間，母親已去世 5 年。每當夜半更深，輾轉反側，祖母和母親那慈愛的面容總是浮現在眼前。一想到祖父遠下南洋，父親義赴西南，祖母和母親兩個女人為撐起一個家所經歷的艱辛和苦楚，一想到我和兄弟 3 人童年生活的點點滴滴，更是五味雜陳，難以入眠。

小時候逢年過節，大家圍桌而食，祖母總是另外多盛兩碗白米飯，多放上兩雙筷子。年少的我總是好奇而疑惑地瞄了瞄那兩碗米飯，卻不知祖母的用心。長大後才曉得，這原來是為祖父和父親所準備的。

這些過往，隨着我們的老去，終將變得遙遠，好在下一代再也不用像父輩那樣單槍匹馬在外拼搏，再也不用分隔兩地、聚少離多。鄭家男兒的故事，也許會在家族代代相傳，而鄭家婦女的身影，我想忘記也難。



▲上世紀 70 年代，祖母和母親以及我們兄弟全家福。



武夷山下，梅溪穿流而過的村莊依然是舊日模樣。沿河的廊道上，大家悠閒喝茶攀談，仿若外界的紛擾都和這裏無關。

這裏是下梅村，一座因茶而興的古村；這裏是“萬裏茶道”的起點，有着武夷岩茶的前世今生。

### 讓中國茶走向世界

下梅村因在梅溪下游而得名，據說當年朱熹常常往返于上梅、下梅，留下了“曉登初移屐，寒香欲滿襟”贊美詩句。

武夷山人采茶、制茶是自古以來

的傳統，下梅村有一首歌謠：“鷄鳴晨光興，祥雲夾出千竈烟”說的就是當時家家制茶的景象。而在 200 多年前的某一天，一批特殊的客人徹底改變了這座名不見經傳的小村莊的命運。

清朝乾隆二十年春，下梅村迎來了幾個山西口音的客人。他們對這裏的秀麗山水完全沒有興趣，而是每天都往茶山跑，一看就是兩個多月。終于有一天，他們向當地人提出一個請求，要購買下梅村附近所有的荒山。莫名其妙的當地人以為是笑談，便隨口開了一個高得離譜的天價，本以為對方會知難而退，誰料想這些山西人

竟然毫不猶豫地應承下來，並且當即從身上掏出銀票簽字畫押。這些人其實就是我們所熟知的晉商。他們以下梅村為起點，在這裏設立茶莊，精選收購當地茶葉，還將散茶精製加工成紅茶、烏龍茶、磚茶等，而這些茶葉就經由繞村而過的梅溪運輸北上，過廣西分水關一路北上，以中俄邊境的恰克圖為中心，橫貫歐亞大陸，最遠賣到了聖彼得堡。

這條“萬裏茶路”讓中國茶真正走向了世界，小小的下梅村也算是見證了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上的一次輝煌。

## 武夷探訪“萬里茶道”

由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廳對外交合作處組織，《華人頭條》承辦的“茶鄉、坊巷之旅”海外華文媒體福建文化采風行近日在福建舉行。來自美國、英國、法國、意大利等國家和地區的 12 家海外華文媒體代表以及中國網、《福建僑報》《閩聲》等記者代表參加活動。在武夷山他們探訪了“世外桃源”下梅村，了解如何在此地開啓中國茶絲路之行的傳奇。

特色的古民居 30 多幢，堪稱“清代古建博物館”，其中最著名的便是鄭氏家祠。

鄭姓是下梅村的第一大姓，人口占到全村一半以上。當時鄭氏在與晉商經營武夷茶葉獲得巨大利潤後，耗巨資建成的創業豐碑，也是武夷山境內保存最為完善的一座祠堂建築。祠堂門樓氣勢宏闊，磚雕圖案豐富多彩。鄭氏家祠也正是代表了當時茶葉轉運的興隆及繁榮。

從鄭氏家祠右側門出去，穿過小巷，便來到鄭氏大夫第，這是一座清代建築，因屋主曾獲朝廷誥封“中憲大夫”而得名。宅第大門口地面由青石鋪設，兩旁的拴馬石和旗杆石仍保存完好。大門面壁全部用磚雕裝飾，兩廂的隔窗均飾以木雕，屋內的雀替也都用木雕裝飾，可以說是閩北清代建

### 鎖在磚石中的昔日榮光

來武夷山除了品茶，還能獲得一次特別的古厝之旅，下梅村就是不二選擇。下梅村現在保留具有清代建築

築藝術的集中體現。

這幢建築裏最有名的就要數名為“小樊川”的後花園。進入花園之前首先看到就是雙面鑲花磚嵌式窗，通過借景給人以“隔牆花影動，疑似玉人來”的美學感受。園中是典型的江南園林造景，有“鏡月”臺、金魚池、對弈臺、石花架、鬆樹、茶樹等，空間不大卻着實渾然天成，使人倍感其靜謐、和諧之美。

下梅村還有一處特色的地方是它的鎮國廟。下梅鎮國廟祭祀的忠烈對象是唐朝獲得鎮國公爵位的薛仁貴和鎮國將軍爵位的薛丁山，同時這裏還同時供奉着儒釋道三教的造像，佛祖、媽祖、老子、孔子都在這裏和諧共處，也是一番別樣的景象。或許更能說明這裏曾經作為“萬裏茶道”的起點意義，使得各種文化在這裏交流融合的成果。

昔日下梅村裏舟來楫往、南下北上的喧囂早已成為歷史，祇有梅溪還在潺潺流淌。但那些依舊存在的祠堂、古井、老街讓我們還能找到它過去的輝煌。從“小樹葉”到“大產業”，過去我們能做到的事情，現在一樣也能做到。未來武夷岩茶更多的海外市場拓展，仍需要政府和企業共同努力，才能讓昔日“萬裏茶道”繼續煥發榮光。（木子）